



在边缘处追寻

——青海作家论

赵成孝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在边缘处追寻



——青海作家论

赵成孝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4N1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边缘处追寻:青海作家论 / 赵成孝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7

ISBN 978 - 7 - 5613 - 7767 - 3

I. ①在… II. ①赵…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青海省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青海省 IV. ①K825.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4069 号

在边缘处追寻

——青海作家论

赵成孝 著

责任编辑 邓 微 晏国英

责任校对 张 立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插 页 1

字 数 132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767 - 3

定 价 27.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85303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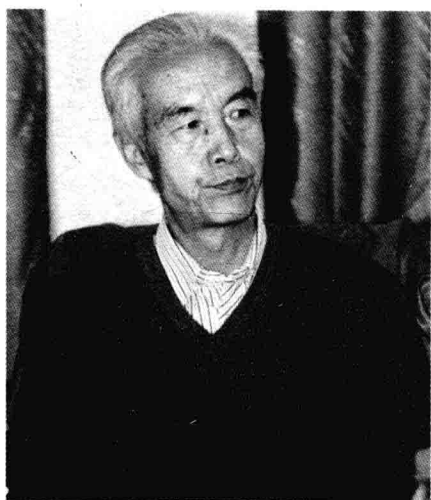
昌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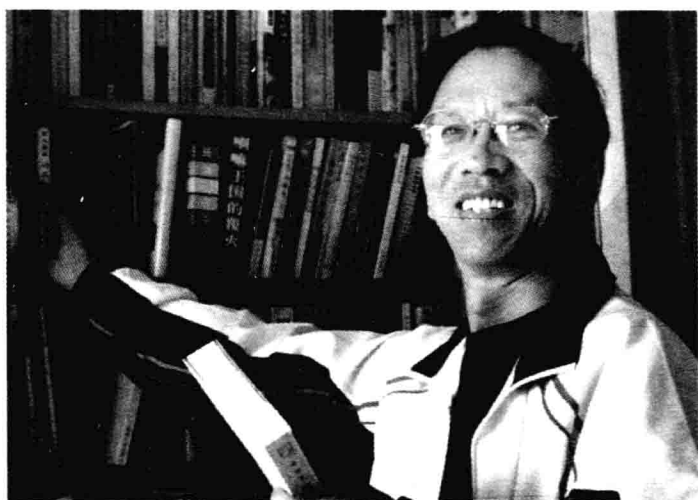
余易木



陈元魁



王文泸



杨志军

自序

本书是《青海新文学史论》的一个补充。按常理，一地的文学史，应该建立在大量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详细的比较，经过选优汰劣的过程，才可以勾勒某一时期该地文学创作的全貌。实际上，本书的写作也确实早于《青海新文学史论》，但由于各种阴差阳错的缘由，主要是本人疏懒的天性所致，迟迟未能成形。而《青海新文学史论》则因友人的督促，加之是合作之物，不好偷懒，便早一步出版了。另一个原因，还是少了些自信。季刚先生曾有“不过五十不著书”之说，是谓著述当慎之又慎，不可误人。可见先生将著书立说一事看得何等神圣。我虽已过了先生所说的著书年龄，但仍然战战兢兢，确有著书只怕后人笑之感。只能是尽量少一些谬误，少一些笑话，以免贻笑大方。

本书选取的几位作家的创作大都集中在新时期，即1978年以后。这是因为在我看来，青海新文学的高潮就在新时期，他们的作品，就是这次文学大潮的中坚，这是时代使之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以往由于文学力量的薄弱，青海文学难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版图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只是在努力配合主流文化的大潮，在向时代的主流话语靠拢，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姿态，

恰恰遮蔽了自我真实的生存体验。而这或许正是长期以来青海文学难以出现本土话语形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生存境遇的差别往往决定了文学写作价值指向与风格类型的差异性,于是青海文学便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尴尬状态。但在新时期,处于比较宽松的文化背景下的青海作家开始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他们从各自的生命体验出发,书写自己对生活、生命的感悟,对社会进程的认知,渐成气候,在国内外引起一定反响,使高原风貌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此书之所以命名为《在边缘处追寻》,正是出于此意。

可以说,在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只是到了新时期,青海文学才有了自信,才显现出自己独有的亮色,显示了自己独立的价值,青海文学的基本风格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从精神取向看,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天、地、人和谐,浑融境界的追求,对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冷峻审视,都显示了极具哲理意味的沉思品格。从文学风格看,虽然每一个创作个体都在营造自己的风格特点,但表现对象的同一性(如远离尘嚣,亘古不变的荒漠、峻岭、雪域等),对在自然历史中拷问人性主题的偏爱,以及长期处于文化落后地区而形成的内敛含蓄的略显压抑的言说姿态,使青海文学有了相对一致的风格特点,即苍凉、深沉、旷远的情感底色与凝重的文字质地,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青海新文学史论·绪论》语)本书所论及的作家作品,无疑也呈现出这种特点。

本书原拟请友人作序以壮行色,又虑及“拉大旗作虎皮”之嫌而作罢。姿色平庸之辈不论如何梳妆打扮,也成不了俊男靓女。爽性素面朝天,自然本分为好。这种态度也适合于青海新

文学。对于已跨入 21 世纪的青海新文学来说,在全国文学的大格局中虽然显得一般,但刚刚过去的 20 年应该是辉煌的,我们不敢说“后无来者”,但至少也是“前无古人”,因此也确实到了作一总结的时候,故不揣浅陋,就算是抛砖引玉吧。虽说是敝帚自珍,但也知其分量,与青海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尤显不足。

本书所选的作家既考虑了他们在青海文坛的贡献及影响,也出于自己的偏爱,至于具体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各有所好。研究他们的过程,就是和他们又一次交流的过程。其中两位业已作古的名家,他们身受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经历了如此非人的磨难,仍然能笑看人生,荣辱不惊,那需要怎样坚韧的神经,来应对那心灵的熬煎、令人撕肝裂胆的痛苦啊!而在历经坎坷后,又始终保持一颗爱心不改,执着地守望自己心灵的沃野,那又需要怎样博大的胸怀啊!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苦难造就了他们,但这种非常态的造就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作为后辈,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赵成孝

2014 年 5 月 28 日

目 录

第一章	化归于北土的金橘——昌耀论	1
第二章	孤傲的灵魂——余易木论	83
第三章	平民心灵的展示——陈元魁“风流河湟”小说论	114
第四章	心灵的守护神——王文泸创作研究	138
第五章	执着的行者——杨志军论	157

第一章 化归于北土的金橘

——昌耀论

解读昌耀是件危险而痛苦的事,但我还是勉力要做。由于《昌耀诗文总集》的出版,原本从他的诗歌里隐约感觉到的东西,现在通过读他的信件和自述多少明晰起来。如果说面对他的诗歌,感觉就像面对一个蕴藏量丰富的矿区但又无从下手的话,那么借助于他的信件和自述,大致能找到一条可掌握的矿脉了。虽然如此,我仍然缺乏自信,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不羁而敏感的灵魂,一个幽闭而又丰富得让人吃惊的灵魂,一个旷达而又痛苦的灵魂,一个孤独而细腻的灵魂,一个原本应被西北的风沙磨砺得无比粗糙却又细微如发的灵魂,一个有着崎岖的经历而又单纯得令人吃惊的灵魂。这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惟其如此,才显得那样鲜活,那样惊心动魄,那样痛苦不堪。他能以智者的彻悟看待一生的曲折与不幸,却无法放弃对一份感情的苦苦追求。他能以平常之心面对荣誉与花环,却无法排遣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寂寞,惊心动魄的孤独与寂寞!如同孑然独行的朝圣者一般,怀着四肢扑地的虔诚,以瘦弱的身躯丈量绵延千里的心路历程,要到日光普照的拉萨去,安享佛光的沐浴,最终却仆

然倒地，令人扼腕不已。

一 斯人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援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这是昌耀写于1985年的一首诗，此诗一出，引起了广泛的好评。毫无疑问，诗中那种深刻的孤独，是任何人都可以体味到的。冥冥之中的一声叹嘘，是来自地球那侧的密西西比河畔，还是发自自己内心，抑或是千年前的那声叹息在苍穹暮色中的弹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见古人，不见来者，慨叹生不逢时，明主难遇，却看卓然不群，知音何求。胸中之块垒，谁人能解？满怀之抱负，向谁倾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一种深刻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同是孤独，陶渊明寄情于山水，躲避尘世的忧扰，陈子昂忘情地悲啸，倾泪如雨，昌耀呢，无所谓逃避，无意于悲啸，他似乎已经麻木，只是静静地，静静地安坐，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痛！不爱读现代自由体诗的初国卿从中看到的是理智：“他冷静得达至‘静极’，只能

听到心的叹嘘,却又浑然不知——‘谁的叹嘘’竟似没有那般事一样。此刻他关心的是密西西比河的风雨,着眼点一下支到了地球的那一端。而在地球的这壁,‘一人无语独坐’,又是没事一般。同是孤独,昌耀没有像陈子昂一样呼天抢地,这就是现代人的大气与智慧。‘空谷足音’有时比‘轰天巨雷’更有力量,道理就在于此。”^①然而,这孤独由何而来?

为《昌耀诗文总集》作序的燎原这样说:“作为总共只有三行的一首诗,在它以极短的篇幅表现了穿越地球的强劲诗思时,我总感到它在技术上的刻意要远远大于心灵质量的呈示。然而,它却在1985年5月发出了昌耀强盛的精神形态开始从峰值向下回调的最初的信息。走过1986年中期以后,这种整个地球上——一人独坐的孤寂,竟大致上横亘在他直至去世的近15年的人生岁月中。”^②燎原对该诗的评价可以商榷,但他对昌耀创作状态由峰值开始回调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这一回调为何这样突然?在此之前这种情绪是否已露端倪,已有预兆?

让我们粗略地翻检一下昌耀的履历,翻检一下这部“行动的情书”,探究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昌耀,1936年生于湖南常德育婴街一个王姓大家庭。作为五房大家庭中的长房长孙,他却是在一个孤寂的环境中长大的。在王氏颇有规模、年代久远的深宅大院里,老主人相继过世,年

① 初国卿:《诗人独憔悴》,见董生龙主编《昌耀:阵痛的灵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燎原:《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代序)》,见《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青的男主人长年浪迹江湖，并不守家。只留下一两位娘子——年青的女主人留守。偌大的院落，空空如也，只是在早晚不时传来老宅对面遥遥相对的火焰岗佛寺那幽幽的钟声，显得那样深远、那样寂寞。

在这个由外围乡邻保护、女眷留守的城堡里长大的昌耀，似乎没有感受到多少孩提时的欢乐，这个在封闭中成长的男孩，除了唯一的小伙伴一堂妹外，更多的时候只有与两三位据说有恩于他祖上或为他祖上恩宠的大人对话了。年少时的生活没有留给他多少可供回味的记忆，唯一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却带着几分惊恐：一个深夜，一个骑马的陌生男子以外乡人的口音立在耳门外叩关叫阵，城堡中“唯二”的两个男人厨师沙和尚与佃户曹和尚站在木梯上，藏身墙垛背后窥视陌生人的举动，不敢妄动——他们听不懂那个不速之客的外乡口音。于是更重地叩关，更响地叫阵。这样又对峙了很久。结局是喜剧性的。那个陌生男子为女主人捎来了男主人投自远方的一封信函。时隔几十年，昌耀还记得第二天早晨母亲那开心的口吻：没有响马，只是一个误会。这个悠远的回忆带有的几分惊惧似乎预示了这个大家庭未来的不幸命运，而种种不幸的命运，似乎也只是历史的一个误会。

幼时的昌耀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其实岂止父亲，他对王氏家族的男性长辈们都没有太深的印象。如同我们在昌耀身上看到的一样，这个家族的男性的血液中都流淌着不安分的种子，渴望浪迹江湖，他们是永远的“路人”。这一批“无意于宴居的父辈们”，置孤寂的家人于不顾，始终行进在探

索、追求的征途上。在能够看到的昌耀关于自己家族的回忆中，只知其大伯王其梅和父亲走得最远，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闯荡在外，与家中失去了联系。后来，大伯成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文革”中以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派”死在任上。父亲1939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求学，解放战争期间任职豫东军分区作战科，就在即将要享用革命所带来的胜利果实时，却因坚信“地主不能革地主的命”而离开了部队，逃回老家。湖南解放后又赶赴北京，到公安局去自首，结果被判刑两年。毫无疑问，这应是活得太真、活得过于执着而导致的结果。

我由衷地相信昌耀父亲这一貌似荒诞的经历，相信这一细节的真实性，因为从昌耀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书生气极强的执拗基因的遗传。

翻检昌耀的遗文，极少看到他对父亲的记忆。其父王其桂排行老二，在昌耀出生一年后就远赴山西，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而后去了延安。由于年幼，昌耀对这一时期的父亲缺少记忆是很正常的，但是对其父离职回家到解放后赴京自首这段时间，至少应有比较清晰的记忆，可是在其文集中却几乎找不到有关的记载。从其语焉不详、闪烁其词的叙述背后，也许可以探究昌耀不得已的苦衷，而这种苦衷也许映射出昌耀隐秘的内心世界。不管如何，昌耀与父亲的关系远不如一般人那样亲密，这个胆怯的孩子与父亲的交流严重不足。在人格发育的关键时期，他所受到的呵护与关爱并不健全。在缺少男性的环境中长大的昌耀，其性格更多地偏向于阴柔，熟识他的人对他几乎有着同样的评价：沉默寡言、腼腆、拘谨甚至有几分成人的羞涩，